

姚雪垠文集

《李自成》第四卷



李信与红娘子

4



姚雪垠文集

4

《李自成》第四卷 李信与红娘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姚雪垠文集. 第4卷/姚雪垠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-7-02-008126-4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姚雪垠(1910~1999)

—文集②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2297 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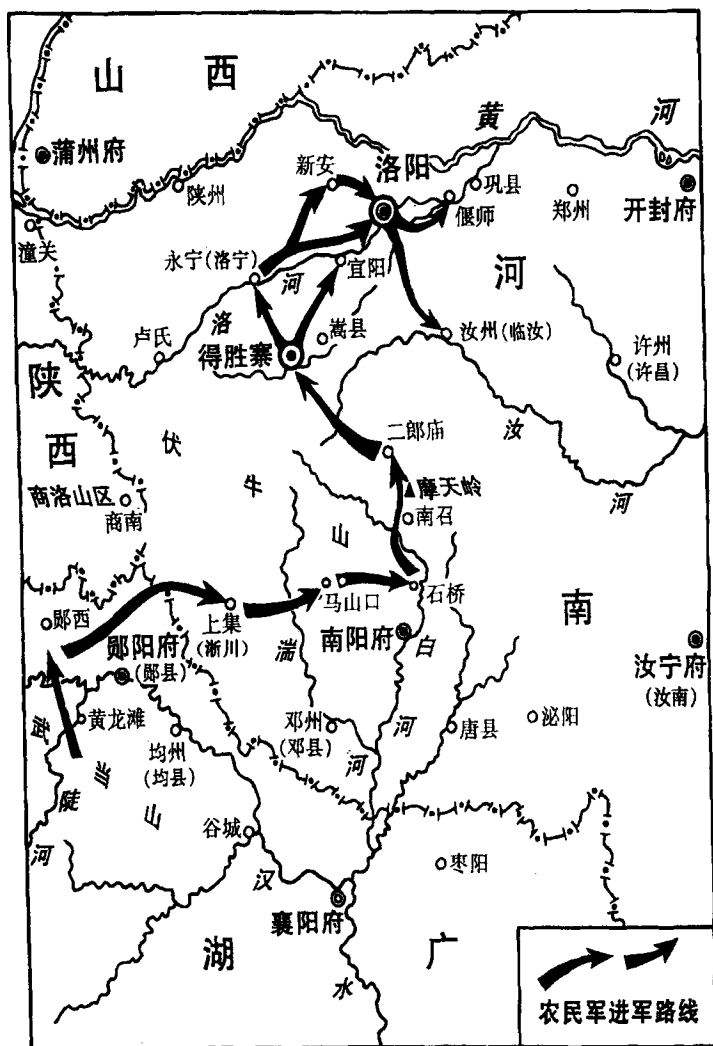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三年夏初,李自成率队离开商洛山,从武关突围后,在鄖阳山中潜伏下来。十一月,趁杨嗣昌所指挥的数省官军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陕交界地带,湖广、河南十分空虚,李自成悄无声息地经浙川进入河南,通过号召饥民,一个月后发展到十万余人,开始向洛阳进兵。

这时,牛金星、宋献策均已加入义军。而李信因放赈而被仇人陷害,下入杞县狱中。红娘子攻破县城,救出李信,从而把后者推上了起义的道路。在投奔闯营的路上,李信致函李自成,提出了“据宛洛以争中原,据中原以争天下”的富于远见的方略。同时他改名李岩,字林泉,表达了与昨日告别及将来功成归隐的心愿。

十四年正月,义军攻破洛阳,杀了崇祯的叔父福王。李岩与红娘子在胜利的喜庆日子里结为夫妻。二月上旬,义军向河南省会开封进军。明末农民起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李自成破洛阳进军路线示意图



目 录

李自成星驰入豫(第一——三章)	(1)
李岩起义(第四——九章)	(55)
伏牛冬日(第十——十六章)	(158)
河洛风云(第十七——二十一章)	(299)

李自成星驰入豫

第一章

十一月的一个深夜,上弦月已经落去,山影昏黑,树色如墨。在郧阳西南大约两百里远的万山丛中,有一座山寨雄踞在小山头上,三面是悬崖峭壁,只一面有曲折的小径通往山下,而山下有一座大庙已经荒废,如今驻扎着一队李自成的义军,控制着三岔路口。显然,在若干年前,这座大庙的前边原有一条山街,几十户居民,三四家饭铺,是南来北往客商行人的打尖歇脚地方,并且隔日逢集,买卖油盐杂货。因为连年战乱,如今这山街完全成了废墟,瓦砾成堆,荒草满地。大庙的房屋有的被烧毁了,有的倒塌了,剩下很少。三四百义军有的住在破烂的大雄宝殿中,有的住在山门下边,有的住在帐篷中。此刻,十几个帐篷已经拆掉,打成捆子,准备驮走。将士们一堆一堆地聚集在背风的地方烤火。战马正在啃着半枯的荒草,有的在吃着豆料。鞍辔放在马的旁边,随时可以上鞍。火头军分在几处做饭。地灶中的木柴在熊熊燃烧,大锅上冒着烟雾。

山寨中的一个大厅中,燃着柴火,点着桐油灯,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已经开过很长一阵了。将领们因为闯王已经决定在五更动身,拉出郧阳境,重新大干一番,心情十分振奋,发言特别热

烈。五个多月来,他们遵照闯王的严令,分散潜伏在郧阳以南的大山中,主要靠射猎为生,生活很苦,又不能找官军打仗,也不能去攻破城池,有时为打粮去攻破山寨也不能打闯王旗号,所以早已在郧阳山中住得又闷又急,简直不能再忍受下去。如今,这天天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经过会议开始时闯王的扼要介绍,大家对郧阳大山以外的军事形势已经清楚。当时,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在川东巫溪和大昌之间杀死了四川名将张令,杀败了著名女将秦良玉^①和别的川军,冲破了包围,深入四川内地,有消息说他们正在往成都奔去。杨嗣昌现在四川,有人说已经到了重庆。原来云集在川东的几万官军,有的溃散,有的跟在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屁股后边团团转,疲惫不堪,士气低落。贺人龙等人所率领的陕西官军都集结在汉中以南和广元以北的川、陕交界地方,防备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广元突入陕西。总之,杨嗣昌所指挥的数省官军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、陕交界地方,湖广和河南两省官军十分空虚。革、左四营自从崇祯十一年到了皖西和鄂东一带,没有大的作为,每年夏天进入大别山中休息士马,秋天出来打粮。后来老回回也去了,合为五营,所以又称为回、革五营。湖广官军没有被杨嗣昌调入四川的都随着巡抚宋一鹤驻在鄂东,对付回、革五营。在河南和山东两省和皖北各地,到处有农民起义。单说河南境内沿着黄河南岸上下千里,较大的股头就有一百多个,有的几百人、几千人,也有上万人或数万人的。河北农民,纷纷起事,在太行山占据山寨,已经使从真定到黄河岸道路不通。而且这一年,两京^②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

① 秦良玉——四川忠州人,石砫土司宣抚使马千乘之妻。千乘死,代其职,挂总兵官印,所率土司兵俗称白杆兵,在当时颇著名。关于张、罗入川之战,见第五卷第十、十一章。

② 两京——明朝的两京,指北京和南京,也泛指北京附近的畿辅和南京附近的应天府和松江府一带地方。此处即指后者。

江，到处大旱，又有蝗灾，饥荒十分严重，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，人吃人的事不断发生。

这些情况，使将领们确实明白如今是拉出鄧阳山中的大好时机，也明白闯王要将人马拉往河南是英明决策。但是有些将领急于一出鄧阳山中就赶快打几个胜仗，攻破几座城池，痛快地大干起来。尤其马世耀新从鄧阳城附近哨探回来，深知鄧阳城中的官军不多，新任鄧阳巡抚袁继咸将一部分官军派往房县，留在鄧阳城内的不足千人。另外，如今鄧阳城内住了许多降将眷属和跟随眷属的亲兵，全是陕西老乡。他建议暗中联络一些降将眷属和亲兵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鄧阳府城，活捉巡抚和知府，夺取鄧阳城内的粮饷、辎重，来一个石破天惊，然后杀往河南。许多人听了这个主意都激动起来，表示赞成，并且纷纷地补充一些破城办法。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在破了鄧阳之后，直趋襄阳。能袭破襄阳更好，即使不成功，也会使杨嗣昌惊慌失措，东西不能兼顾，他的全部军事部署都要打乱。

李自成一直静静地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堆火边，同刘宗敏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听着大家说话，想着许多问题。他明白将士们目前因为要拉出鄧阳山中，士气空前高涨；他也明白，鄧阳城内的守军力量很弱，马世耀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。然而他用的心思比众人深得多。在大家的热烈发言中，他的心情很不平静，有时像大海中波涛汹涌。坐在他身旁的刘宗敏用肘弯碰他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李哥，大家说的不少啦，你现在就说几句吧。”闯王点点头，随着轻咳一下，清清喉咙，准备说话。宗敏赶快转向大家说：

“大家静一静，别再说话，听闯王说吧！”

全场登时没有人再做声了。松木柴吐着旺盛的火苗，照得闯王的脸孔通红，眼睛分外明亮。几乎所有的将领都望着他的脸孔，等他说话。

闯王坐直了魁梧身子，面带微笑，向全体将领们环顾一下，按

捺住心中的激动,然后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说:

“这几个月,大家跟着我受苦了!咱们老八队的将士如今剩下的不多,一个个都是铁汉子,再苦能撑下去,再困难能顶得住。五月初,我对大家说,能在这郧阳大山中撑下去就有胜利,撑不下去就还要受挫折,说不定连老本儿也会丢光。我起义了十几年,在战场上经过多次风险,又被围困过几次,懂得了一个‘撑’字诀。有时两军鏖战,杀得难分难解,血流成河,死伤遍地,就看谁能够多苦撑一个或半个时辰。有时,能够多苦撑片刻就有胜利。人们都称赞咱们老八队能攻能战,其实多半是依靠大家都有一把硬骨头,肯跟着我在困难的时候咬紧牙关苦撑。”

闯王说得很慢,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在将领们的心上,唤起了不少历历如在眼前的苦战回忆,大家频频点头。袁宗第不由地说了句:

“只有咱们跟随闯王多年的这班铁汉子,才懂得越是艰险困难越要硬着头皮顶住!”

闯王接着说:“从五月初以来,我们偃旗息鼓,销声匿迹,隐藏在这郧阳山中。我们隐藏起来,尽量藏得越机密越好,使杨嗣昌不知道我们的踪影,为着何来?正是为着今日跳出去,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。这几个月,好多将士急得心慌,闷得要死,抱怨我不率领大家乘官军不备杀出去,老是隐藏在这人烟稀少的穷山野林里。如今都明白了吧?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,有时就要善于等待,就要耐得寂寞。真正的英雄事业不在于一时热热闹闹,要想着如何才能够旋乾转坤,使山河改色。这几个月,朝廷认为我们已经完了,再也不是为虑;杨嗣昌认为我们完了,一心只想着追赶围堵敬轩;就是敬轩他们,因为听不到咱们的音信,恐怕也认为咱们再也翻不起身了。好,好得很!”

许多将领都笑了起来,有人心领神会地点头,有人忍不住快活地说:“好,好,这才是神出鬼没!”李自成也笑了笑,又接着说:

“如今咱们突然出去，只要奔入河南，号召饥民，就会立刻扭转大局，使朝廷惊慌失措。兵法上说：‘不动如阴^①，动如雷震。’又说：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’咱们隐藏在这鄢阳山中，就是守；如今去进兵河南，纵横中原，就是攻。只有隐藏得好，才能够乘时进攻，使敌人觉得我们好像是自天而降，又像是迅雷闪电。俗话说‘迅雷不及掩耳’。咱们就是要像迅雷一样奔入河南，使敌人措手不及。”

田见秀插言说：“古人说：‘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。’也是不动的时候要像大姑娘深藏闺中，动起来像脱网的兔子那么快。说脱网的兔子虽不大好，只是个比方吧。”

许多人笑了起来。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咱们是猛虎下山！”

高一功也笑着插言说：“起初，许多将士不明白闯王为什么选择在这鄢阳以南的大山中隐藏起来，如今该明白了吧！那时候，张敬轩和曹操都想入川，惠登相们许多股也都在川东，杨嗣昌驻在夷陵，他亲自指挥的官军和四川巡抚邵捷春指挥的官军都在川东，真正是大军如云。咱们何必去凑热闹？咱们的人马很少，力量很弱，既不愿给敬轩吃掉，也不愿给杨嗣昌吃掉，像夔州府一带热闹地方是千万不能去的。至于……”

有人插言：“曹操、惠登相们九营，一则都不是走的真正起义光明大道，三四年来，看见官军势大，时时怀着个受招抚的心，果然到川东以后，吃了败仗，风势不利，都纷纷投降了杨嗣昌。听说要不是张敬轩及时赶到，紧紧拉住，连曹操这个琉璃蛋儿也滚到杨嗣昌的脚下啦。咱们跟这些货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平日也尿不到一个壶里，干吗要跟他们混到一起？闯王率领咱们来到这方圆几百里的鄢阳山中，静观大局，息马养锐，真是一着妙棋！”

① 不动如阴——意思是当部队须要隐蔽不动的时候，好像处在幽暗的阴影中，使敌人不易觉察。也可以解释为像阴云蔽天，连星辰也看不见。见《孙子·军争篇》。

高一功又说：“当时有些将士们不很懂闯王的高明主见，一则不相信好时机果然不久就到，二则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潜伏。虽然闯王同大家讲过，可是咱们有些人因为站得不高，看得不远，还是不能真懂。那时杨嗣昌在军事上正在得势，闯王一眼就看准那局势不会长久，所以下决心潜踪隐迹，在这郧阳以南的山中息马。这地方选得真好。咱们既不到夔东一带去凑热闹，也不到郧、襄以东去将宋一鹤的湖广官军引到咱自己身边。至于像陕西的安康、平利一带，紧靠四川的竹溪、竹山一带，当时都有左良玉等人的官军驻扎。只有这个地方是一块空地，谁也不来。看是空地，却离郧阳只有两天路程。郧阳是陕西、湖广和河南三省的来往要道。时机一到，从郧阳出去，愿去哪儿都行。所以闯王选定这儿屯兵待机，十分妥当。如今大家再不会抱怨了吧！”说毕，哈哈一笑。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闯王接着说：“你们各位刚才提到攻郧阳府城的事，倘若在两三年前，我一定采纳，会称赞这是个很好的主意。目前不但是郧阳守军力量薄，像附近的郧西、白河两县，守军更其空虚。破郧阳还不敢说十分容易，破那两个县城确实是唾手可得。可是咱们眼下决不攻城，大小城池都不要进。他们下帖子来请，咱也不去！”

许多将领不明白闯王的意思，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，也有人互相看一看，立刻又注视着闯王的脸孔。从另一个火堆边有谁轻轻地向旁人问：“为什么不破城池？”另一个悄声说：“别吭！听闯王说出道理。”自成笑一笑，继续用平静的声音说：

“这几年，我吃过不少亏，也长了一些见识，懂得如何在最艰苦困难的日子里要鼓起勇气，准备胜利，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多想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千万不要样样事都只朝着顺利方面看。凡事，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，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。拿目前说，咱们赶快神不知鬼不觉地奔到河南是上策，先攻破郧阳、郧西等城池再去河南是下策。咱们目前只有一千挂零人马，其中还有一些眷属。

倘若急着破城池,像你们说的来一个石破天惊,下步就不会顺利了。那样,势必引起杨嗣昌的重视,分兵来对付咱们,像往年一样惹动官军追赶咱们不能立脚。那样,咱们纵然有翻天覆地的打算,也会落空啦。何况,郧阳在目前是军事重镇,有巡抚驻守,袁继咸这个人不是草包,万一攻不破,损伤了一些将士,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?咱们一旦到了河南,如今跟着我的每一个弟兄都有很大用处,一个人要顶十个人用,顶一百个人用,所以我要尽量避免打仗,连一个弟兄也不损失!”

刘宗敏向大家笑着说:“这几个月,咱们闯王除打猎读书之外,想了些翻天覆地的军国大计,可不是只图赶快破几座城池,杀几个官儿,痛快一时!”

闯王兴奋地接着说:“对,对,打仗并不是只图痛快!打仗,要争大利不争小利。该争的必争,该舍的必舍,万不要因小失大。兵法上说:‘途有所不由,军有所不击,城有所不攻,地有所不争。’我们如今志在奔往河南,纵横中原,所以一路上决不攻城,不走郧阳和均州之间的大道,也不打算吃掉小股官军,能够又迅速又机密地奔入河南,就是打了一个大的胜仗,跟着就能够做出来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。刘二虎已经在夏天从商洛山进入豫西内乡一带,明远在上个月也去了。我已经派人告诉二虎,叫他在淅川境内等候迎接我们。我们要走哪条路奔往河南,沿路如何避开官军耳目,请大家商量商量。至于到河南后如何大干,今晚暂且不议。大家必须略睡一睡,准定四更起床,五更动身。还有几条军纪,马上捷轩要告诉各位,在起程前向各哨弟兄宣谕,一体遵守。”

闯王因为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办,留下刘宗敏和田见秀主持会议,带着高一功出去了。

将近五更,李闯王的部队出发了。虽然全营人数只有一千多一点儿,却分成几队,以便必要时可以立刻化整为零,分散进军,避

开官军耳目。袁宗第率领头队。田见秀率领二队。高一功率领三队,保护老营。李过率领二百精兵作为四队,走在老营后边。孩儿兵只剩下二十多人,跟随老营。闯王和刘宗敏率领亲兵亲将约五十人,暂时跟着老营出发。老营卷旗息鼓,不许泄露出是闯王人马,更不许泄露出开往何处。在出发前,由刘宗敏向老营宣布了闯王的严令:沿路不许攻城破寨;除非官军和乡勇拦路,不许同他们作战;遇百姓平买平卖,不许强拿百姓一针一线。出发后大约走了二十里路,太阳出来了,照着路两旁山上的枫树林,一片鲜红,不见边际。

部队出发后故意往西北走,好像是要从白河县附近进入陕西。两天之后,从将军河附近夜渡汉水,继续往北,在白河和郧西两县之间停下来休息一天,故意派出一小队骑兵到夹河附近哨探。白河和郧西两县的知县都得到了消息,认为这是一股溃散的“流贼”,有意奔入陕西,一面加紧守城,一面飞报郧阳巡抚。但是当郧阳巡抚得到报告后,这一支人马已经神出鬼没地消失了。

李自成探明从白河县到河南淅川边境三百里的路上都没有明朝官军。他同刘宗敏率领五十名亲将亲兵,携带干粮、麸、豆,离开大队,向东急进,而命令田见秀和高一功等从荒僻小路随后赶来。第三天黎明,李闯王率领的小队骑兵来到了荆紫关附近。没有料到,昨天黄昏后荆紫关寨中突然来了四百名陕西、三边总督郑崇俭的标营骑兵。他们是从襄阳押运十万两饷银回西安去的,由一位游击将军率领。李自成到了荆紫关西边五里远的一个小村庄休息打尖时,从老百姓口中得到了这一股官军的消息,但这里只有荆紫关一条路可走,要么就退回去,绕道一天的路程进入淅川,要么等大队人马来到后赶走官军。李自成急于进入淅川,既不愿等候大队,也不愿绕道太远。后来找到一个向导,带领他的小部队从荆紫关近处一条十分难走的山谷中穿过,然后在关东边几里远的地方交上正路。驻在寨内的官军很快发觉了这件事,并且知道这潜往

河南的只有五十个骑兵，闯王的大队人马距此地尚有一天多路程。他们认为这是李自成的前哨，为着想夺取这五十匹战马，又想立功受奖，立刻派出去三百名骑兵追赶，留下一百名骑兵协同练勇和百姓守寨。他们已经从村民那里得到禀报，说李自成的这五十个骑兵两天来日夜行军，十分疲乏，所以将平日害怕义军的心理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晨雾愈来愈浓，十丈外就看不见人影。高山、深谷、村落、树林，完全被白茫茫的浓雾遮住。李自成率领着一小队人马上了正路以后，重重地赏了向导，然后缓辔前进。约摸走了四五里路，遇到一处岔股路口，孤零零地只有一家茅草饭铺，只见一个男人。闯王决定在这里稍作休息，让那个男人赶快烧了半锅开水，大家拿出干粮打尖，同时拿出豆料喂马。大家打尖之后，重新上马赶路。但李自成因为正在向那个饭铺男人询问浙川一带的灾荒情况，多停片刻，只留四名亲兵在他的身边。询问毕，正要动身时，一个亲兵所骑的战马洒了一泡尿，拉了一泡尿，又不免耽搁片刻。突然他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一队马蹄声，十分紧急。很显然，郑崇俭的骑兵从荆紫关追赶来了。尽管望不见人马的影子，但凭着多年经验，他根据马蹄声判断出这一支骑兵大约在三百左右。亲兵们因为敌我人数如此悬殊，一面拔出宝剑，一面催促闯王动身，越快越好。闯王十分镇静，赏了那个男人一把碎银子，叫他赶快逃走，免得官军捉到他杀良冒功。那男人不知道他是闯王，见他如此仁义，又赏了银子，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，连说了几句感恩的话，向浓雾弥漫的深山密林中逃去。

官军的骑兵更近了。李自成正要动身，忽然看见地上的马屎在霜风中冒着轻烟，他吩咐一个亲兵下马去茅屋中赶快将灶中的余火弄灭，在锅中添了一瓢冷水，再拿半瓢水浇在马屎上。当这个亲兵以十分迅速的动作做这些事情时，他吩咐另外三名亲兵同他一起勒马茅屋一旁，每人抽出三支羽箭，以一支搭在弦上，对着从

荆紫关来的小路，拉弦注矢，引满待发。等那个亲兵将水瓢送回茅屋走出来时，闯王吩咐一个亲兵将携带的半袋子豆料倒在狭路口，然后轻声说：“跟我走！”虽然他明白那三百名左右官军离他只有半里多路，转眼就会追到，但是他率领四个亲兵缓辔徐行，转过一个山脚，听见两边山上松涛澎湃，才抽了一鞭，奔驰起来。

奔在最前面的官军骑兵快到小饭铺时，战马突然停下来，争吃地上的豆料。这些战马，平日被主人克扣麸料，在冬天主要靠干草充饥，所以一遇见豌豆瓣和大麦麸料，停下来死不肯走。前头的马一停住，整个山路被堵塞起来。前边骑兵用鞭子猛抽，勉强使他们的战马奔出路口，而跟上来的战马又照样要贪馋地吃几口，挨了鞭子，才肯前进。经过一阵混乱，全队官军来到了饭铺前的岔路口。他们清楚：右边的山路通往上集^①和县城，左边的山路通往别处，他们已经听说，几天前从内乡来了一支流贼，占据上集，所以他们断定这一小股流贼是奔往上集去的。许多官军将士还认为义军不会走多远，又加上马匹长途困乏，容易追上。有些人催促带队的将军赶快向前猛追，有的人已经勒马冲往右边的小路，开始要追。但带队的游击将军是有经验的老行伍出身，十分机警细心，所以郑崇俭才派他去襄阳押运饷银。他想立刻继续追赶，又担心自己远离荆紫关，倘有流贼的大股后续部队从西边来到，失去饷银就丢掉脑袋。略微犹豫一下，他对手下的将士们说：“你们莫急，等我的命令行事！”于是他迅速下马，大踏步走进茅屋。一个军官抢先将他的一百名骑兵全拉到右边路上，打算一得将军命令就奔在前边，抢头功，发横财。人们怀着极其紧张的心情等待将军从茅屋出来。

将军走进茅屋，揭开锅盖，用手一摸，剩下的开水仅仅有点热意；弯腰看看灶膛，火已熄了，只剩微温。走出茅屋，忽然发现地上有马的屎尿，赶快俯下身子去看。他知道，如果马屎上冒着热气，

^① 上集——浙川县的一个市镇，解放后改为县城。

一定是才走不远。然而他没有看见马屎上有一丝热气，显然是早已冷了。他断定这股流贼大约已走了十里以外，骂了一句“他妈的！”发出命令：

“赶快回关！”

李自成追上了刘宗敏，继续加速前进，在淇河岸上遇到刘体纯派去荆紫关附近哨探的一小队骑兵。

今年春天，闯王率领着一千多精锐部队和部分眷属从商洛山中突围时候，刘体纯和谷英叔侄被留下来，负责照料和保护留在商洛山中的伤病将士和不能带走的老弱妇女。不久，体纯风闻闯王从白河县附近抢渡汉水，同贺人龙打了一仗，刘宗敏因拼命独抗官军，不幸断了退路，只得投水自尽，郝摇旗被俘；后来又传说张献忠要吞并闯王，闯王逃了。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关于闯王一起人的行踪，杳无消息。他原是在八年前跟随哥哥刘体仁一道投闯王起义的，哥哥在四年前阵亡了，他把李自成既看成是首领，也看做是兄长。长久得不到闯王的音信，不知吉凶，他在商洛山中过一天如同一年。到了七月中旬，忽然闯王派人回商洛山中，他才知道闯王率领全营平安地潜伏在鄢阳山中，休养士马，只等杨嗣昌追张献忠进入四川或官军在川东一带被拖得精疲力竭，闯王就立刻从鄢阳山中出来大干。他还知道，刘宗敏并没有死，也未受伤，重要将领中只郝摇旗没有渡过汉水，下落不明。他依照闯王指示，迅速进入豫西。虽然他当时不明白闯王的真正打算，但是他毫不迟疑地潜出武关，驰入内乡境内。以手下仅有的三百骑兵奔入人地生疏的河南，在众多山寨和乡勇之间打出一个局面，这不但需要他有练兵机智的本领，更需要他有极大的勇气，以及对李闯王革命事业的极大的忠心。

八月间，由于刘体纯的部队纪律严明，只打富户，不扰平民，有时还想办法赈济穷人，所以尽管内乡境内有几座盘踞着乡宦大户